



小猎手

浩然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

小猎手

浩然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

0043335

内 容 提 要

山区儿童小全喜多么想当一名小猎手啊！在老猎手万爷爷的培养教育下，他投入了开沟垫地改造山河的战斗，并且在捕获破坏庄稼的野兽过程中，抓住了破坏生产的敌人。通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，他懂得了当一名猎手的真正含义。

这是一本中篇儿童文学。故事生动，语言清新，对广大少年儿童有现实教育意义。

小 猎 手

浩 然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47,000字

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书号：10071·126

定价：0.20元

这个故事，得从三年前说起。

三年前，万里长城脚下的斗天岭闹起了狼害。一队猪场的两只小猪被狼叼走了。二队鸡场的五只母鸡被狼叼走了。有一天，三队老陈家的一个小女孩，正在院子里玩，被蹿进来的一只大狼咬住腿；要不是一伙打柴火的社员回来遇上，又拼命地抢救，那个小女孩就没命啦！

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笼罩了山村。

几个正在果树园子里干活的女社员，嘀嘀咕咕地要请假留在家里。几个放羊的老社员，太阳高高的就往回赶羊群，整夜守在羊栏门口。几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，都不敢去上课，因为小学校在村子的外边。……

老师眼望着空座位很着急。

一个小学生跑到他跟前说：“我到村里动员他们来上课吧。”

老师一看，这个小学生是李家的小全喜。

全喜又说：“我到那儿，给他们下保证——上学、放学，我来回护送。这样，他们就会来啦！”

老师很满意地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
全喜高高兴兴地往村里跑。

别看全喜那年才九岁，人小思想好，人小胆子大，好多社员和同学都喜欢他。

他来到村口上，见一伙妇女和小孩子正站在石碾子旁边议论，就停住脚步，听一听。

这个人说：“不快点把恶狼消灭，咱们学大寨闹生产的运动，就要受影响啦！”

那个人说：“听说，公社领导正为这件事情开会，要找几个打狼能手，帮助咱们除狼害！”

忽然，有一个人，用沙哑的嗓子说：“狼这种东西，只要闹起来，就打不绝，越打越多。民国二十二年，咱村的猪羊都给叼跑了，光人就被咬死七、八个……”

全喜挤出人群一看，讲这番话的那个人，是早先当过地主狗腿子的大疤拉，就凑上去说：“大疤拉，你别在这儿吓唬人！”

大疤拉挤着小眼睛说：“这怎么是吓唬人呢？咱们队的猪没给叼走？咱们队的鸡没给叼走？咱们队的人没给咬坏？”他伸着脖子，“看看，看看，我这嘴巴上的

疤拉，就是那年，让狼咬的……”

全喜立刻揭穿他说：“你扯谎！我早就听我爸爸说过，你那疤拉，是那年你帮着地主干坏事，让如今住在镇子上的万爷爷用猎枪打的！”

大疤拉被揭了个倒憋气，刚要说什么，被沟门口外边传来的声音打断了。

沟门口涌来一群喜气洋洋的人。那里边有干部，有社员，还有一个全喜不认识的老头。他们又说又笑地来到村口，停在妇女和小孩子们跟前。

队长李叔叔非常兴奋地大声说：“社员同志们，不要再担惊受怕了，这回我们大队来了个老猎手！”他说着，把那个老头朝前边推了推。

这个老头，大高个儿，长四方脸，一下巴黑森森的胡子，根根都象铁丝似的。他穿着白色对襟小褂，山羊皮坎肩，粗壮的腰上，扎着一条蓝色的搭布；下身是黑夹裤，系着腿带子；两只大脚穿着钉着铁钉子的大皮靴；宽宽的肩头上，扛着一杆明光锃亮的猎枪，枪口上吊着一只被打死的大灰狼……

妇女和孩子们一听，都高兴得不得了，一齐欢呼着，把老猎手给紧紧地围住了。

全喜也使劲往老猎手跟前挤，睁大两只眼睛，盯着老猎手那四方脸、黑胡子。他嘴里没说，心里边一

个劲地猜想着：这个老猎手真棒，真英雄，一定是那个全山筒有名的万爷爷。

全喜过去常常听到村里的人们谈论万爷爷。抗日战争那会儿，万爷爷就在区公所当交通员，一直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半年。因为他年纪老了，上级就劝他退休，还在镇子上给他盖了三间瓦房，让他过个幸福的晚年。可是万爷爷一会儿也不肯休息，一天到晚帮着街道委员会搞工作，又成了先进工作者……

全喜一边打量老猎手，一边想：他是那个万爷爷吗？要真是，那可太好了。

全喜猜对了，这个老猎手，就是万爷爷。

队长李叔叔正跟年轻人介绍：“……咱们的老英雄万爷爷，听说山里发生了狼害，坚决要求搬回咱们斗天岭来。他这回是旗开得胜，一上战场，就打死了这只大灰狼！”

人们又热烈地拍起巴掌。

从这以后，万爷爷就担任了大队的护林员，兼管安全保卫工作，还当猎手。他在高高的山梁上搭了两间小屋子，不分春夏秋冬，日日夜夜在那里巡逻、守护。

万爷爷不光有一杆明光锃亮的猎枪，还会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。他打鸟专打飞的，打兔子专打跑的，一枪打一个，没有虚发过一颗子弹。他一来到村里，就

在山梁上办起了一个学习班，党支部从民兵中选拔了一批最优秀的射手，跟万爷爷学着打“活靶子”。没有多久，山上的狼害就被他们消除了。社员们感激地说：“因为万爷爷来到斗天岭，又给咱队培养了这些年青人，这三年里边，没有让鹰抓走过一只鸡，没有让狼叼走过一只猪，更没有人受过伤害，大家都安定地抓革命促生产啦！”县委还给万爷爷发了一张奖状，奖状上写着四个大字：“除害模范”。

全喜从心里佩服这位老猎手，从心里羡慕那些能跟着老猎手学打猎的民兵大哥哥。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快快长大！他多么想自己也能有老猎手那一身干革命的真本领呀！他走道学老猎手的姿势，说话学老猎手的语气，连腰上扎的那条布带子，也都是模仿老猎手的样子。每逢星期天，全喜就跑到高山顶上那个小窝铺去找万爷爷。他给万爷爷提水，他帮万爷爷做饭。吃过饭，他就跟着万爷爷和那些民兵大哥哥们走进长满小松树、小杨树的坡岭上，专门到草丛里或是石崖下轰赶野兽。他们把那些躲藏着的獾哪，狼啊，还有野兔子啦，惊得慌忙奔跑。这时候，万爷爷沉着地举起猎枪；瞄准之后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正在前边跑着的狼就被撂倒了。全喜高兴得拍手大笑，又连蹿带蹦地奔过去，把带着一点气的“胜利品”拖到小窝铺去。

.....

在三个年头里，这样有趣的星期日，全喜度过了好多个。今天又是一个。

今天，全喜起了个大早，赶到高山顶的窝铺跟前，探头一看，万爷爷正在用硝土熟兽皮。

万爷爷连头也没抬一下，就知道全喜到了，笑了笑，问他：“怎么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呀！”

全喜说：“我是跑步来的。”

“为什么跑哇？”

“急嘛！”

“急什么呀？”

全喜没有马上回答，朝墙上挂着的那支明光锃亮的猎枪看了一眼，憋了个大红脸。

万爷爷又追问一句：“你到底急什么呀？”

全喜蹲在万爷爷的跟前，小声说：“我们下个星期日，就是七天以后，要放寒假了……”

万爷爷说：“放了寒假，有什么打算哪？是要多做一些对咱人民公社有好处的事儿吧？”

全喜鼓足了勇气说：“万爷爷，你教我打枪吧！”

万爷爷抬起头，看全喜一眼，问：“你愿意干打猎这个差事吗？”

全喜赶紧回答：“当然愿意啦！”



“为什么愿意干这个差事呢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怎么好呢？”

“打野兽，保护社员的鸡和猪。”

万爷爷又看全喜一眼，说：“依我推测，你还没有把打猎这个‘好’的味道品出来；你还不懂得打猎这差事，好在什么地方。”

全喜连忙说：“我懂。就是好！”

万爷爷摇摇头：“孩子，不要心急。等你以后真的懂了，我再教你吧。”

全喜还想争辩几句，说服万爷爷收下他这个徒弟。

万爷爷却站起身，收拾了兽皮，要到队里去开党小组会去了。

全喜只好很扫兴地回到家。

我们人民公社的天地，特别特别的广阔：有连绵的高山；有古老的长城；有大跃进时代修建的水库；有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凿的穿山渠；还有大寨式的梯田，一层又一层；还有年轻茂盛的树林，一片又一片；……

广阔的天地，准备下许许多多的事情——手扶拖拉机组，扬水站，胶轮大车队，副业点，饲养场，科学试验田，文化室，卫生院……那里的事情，都需要人们去做。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让人们生长了许许多多的“心

愿”。如果召开一个议论“心愿”的座谈会，让大伙摆上一摆，一定是各种各样，五花八门，那该多么有趣呀！

全喜他们家里只有三口人。三口人的“心愿”就很不一样。

全喜的爸爸正在院子里鼓捣花盆。大小花盆一长串，每个盆里都装着不同颜色的土，土里埋着不同品种的作物种子。他满脸笑容地说：“头好几年，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介绍培育这种玉米的文章。好多人都说咱们这个地方种不了。我们科学试验小组非得闯闯这道关。支书说啦，只要试验成功，就拨出一块地让我们种。嘿，瞧着吧！”

全喜的妈妈正在屋子里收拾草木标本。一束一缕摆满炕，每一束都长着不同的枝叶，每一缕都挂着不同的根须。她一脸喜气地说：“过去咱们穷山沟里缺医少药，现在有了合作医疗。我们卫生保健室的人，要到山上自己采药，再学着制药。队长说啦，只要我们试制成功，就搞个小制药厂。嘿，瞧着吧！”

十二岁的全喜站在屋门口，扭头看看院子里的爸爸，转身看看屋子里的妈妈，嘴上没说话，心里可是热呼呼的。他想：“等我长大了，给生产队干什么工作呢？”他立刻回答自己：“不当技术员，不当大队医生，要当一个小猎手！”他又皱起眉头：“万爷爷为什么不收我当

徒弟呢？万爷爷为什么不教我使枪呢？万爷爷为什么说我不懂得当小猎手的意义呢？……”

他解不开这些疙瘩，心里边又冒出一股子委屈的情绪。

他到院子里找了一根木棒。他到屋子里找了把刀子。他钻进里间屋，往小凳子上一坐，用刀子削开了木棒子。

温暖的阳光，透过窗子上的玻璃射进来，照在炕上的花被垛上，照在被垛下边睡觉的小花猫身上，照在全喜两只忙碌着的小手上。

全喜的心里呀，总是转悠着万爷爷那张刻着皱纹的脸孔，总是转悠着万爷爷手里那支明光锃亮的猎枪。最后他想，下个星期放假，一定得想个办法，让万爷爷收下他学打猎，将来好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名好猎手！



二

转眼间，又一个星期日高高兴兴地来到山村斗天岭。

沟口李家的三口人，又都为了实现各自的心愿，满怀信心地忙碌起来了。

窗台上摆满了爸爸的小花盆。花盆里的小苗苗都钻出了土，绿生生的。

爸爸提着一把铁壶，认真地往花盆里浇着清水。

墙壁上挂满了妈妈的标本图。图纸上的标本下边，写上了字，密麻麻的。

妈妈举着一把掸子，小心地在图纸上掸着尘土。

全喜呢，身边放着一支小猎枪。猎枪上面已经刷了黑墨，还用胡桃仁油了油。

他吃着饭，眼睛盯着小猎枪，心里边反复地琢磨着那个整整编了七天的好主意。

他下定了决心，马上到高高的山顶上去找万爷

爷。他要用最好听最好听的话，跟万爷爷提出当猎手的请求。如果万爷爷还是不肯答应的话，他就装出生气的样子。万爷爷对孩子们心肠软，只要哪个孩子一生气，就会想办法哄你。这一招要是不行呢，全喜就当场给万爷爷写个决心书。万爷爷最喜欢积极进步的孩子，哪个孩子做了好事情，他就会高兴地答应你的要求。这个方法还不行的话，全喜就豁出去跟万爷爷“泡”；反正放了假，有的是时间，住在窝铺里不走，看万爷爷怎么办！

全喜把主意打定，唏里呼噜地吃了几口饭，丢下饭碗，把小猎枪往肩上一扛，就往外跑。

街上走着男女社员们。有的提着钢镐，有的扛着铁钎，有的背着绳子，有的担着荆条筐，有的推着独轮车。一个个全是满脸喜气，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，又说又笑地奔村庄外边走。

全喜顾不上多看，也顾不上跟谁打招呼。他的心早飞到高高的山梁上，飞到老猎人万爷爷的跟前了。

队长李叔叔，在远远的饲养场门口站着，大声地朝全喜喊：“全喜，快来，快来，我正找你哪！”

全喜一边走，一边扭头问：“叫我干什么呀？”

李叔叔说：“跟你说个重要事情。”

全喜只好转回来，把小木枪藏在身后，又问：“跟

我说什么事情呀？”

李叔叔笑着问：“先告诉我，你这么急急忙忙的，要到哪儿去？”

全喜说：“我得先保密。”

李叔叔说：“你又去找万爷爷，对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上个星期日，我们开党的会，他把你在他那儿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都跟我们汇报了。”

“万爷爷汇报我什么呀？”

“他说你要当个猎手……”

“对呀！万爷爷怎么说的呢？”

“他说，我们人民公社需要许许多多的好猎手……”

“就是嘛！”

“他说，他愿意带上几个好徒弟……”

“太好啦！”

“他说，他看着你有点苗头……”

“我今天就去跟万爷爷学打枪！”

“他说，你还不太懂得当猎手的重要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

“他说，人的正确思想得从实践中来。他说，得让你先实践实践，再决定收不收你这个徒弟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今天就去跟万爷爷干吧！”

“他提出来，你在当猎手之前，生产队得给你创造个条件，往你身上加个担子，让你挑！”

全喜把胸脯子一挺，说：“行。加吧，多重我也能挑起来！”

李叔叔笑笑：“好。咱们一言为定啦。跟我走，把你的同学都组织起来，成立一个战天斗地小组，你当组长……”

“啊，不是跟万爷爷去打猎呀？”

“他说，打猎是守业、保业，你得先尝尝创造社会主义家业的滋味，再来守业、保业！”

全喜不吭声了。因为他没有完全弄明白万爷爷的心意，也没有完全听懂李叔叔的话。

李叔叔说：“这件事情是万爷爷提的，最后由队委决定的。我们要把你们放了假的学生组织起来，跟群众一块儿，大干快上学大寨，在小匣子沟闸沟垫地。你赞成还是不赞成，对我说吧。”

全喜知道，队里学大寨的规划里边，是有闸沟垫地这一项，既然队委决定要学生都参加，当然得照着做，不能由着个人的性子挑肥拣瘦。他痛快地朝着李叔叔点点头。

李叔叔挺高兴地拍拍全喜的脑袋：“好孩子，第一